



上綫蘭天

舒紅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上 綫 蘭 天

舒 紅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五號 520

天蘭綾上

著者 舒 紅

青年·光明聯合社編

出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東四條老君堂11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印刷者 北京市印刷一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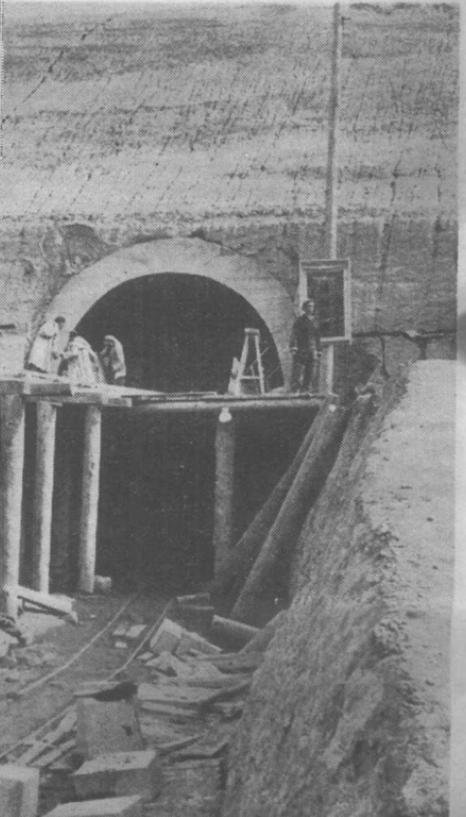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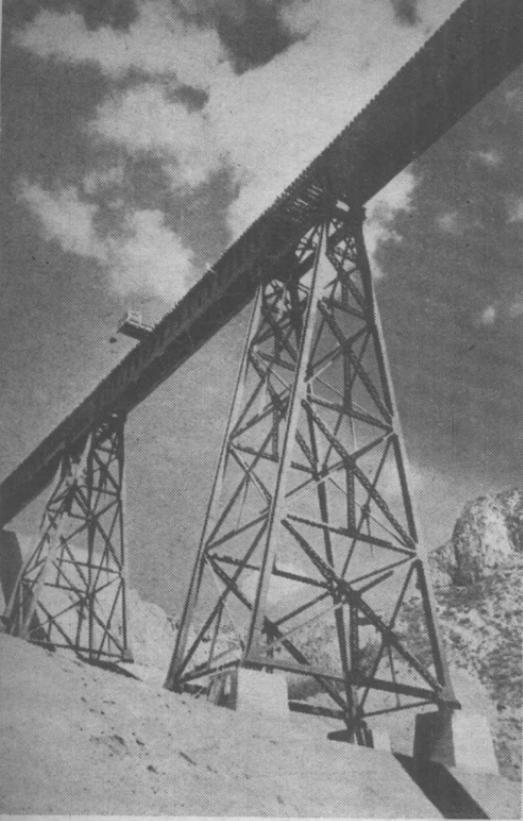
字數 33,000

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一版

印數 1—1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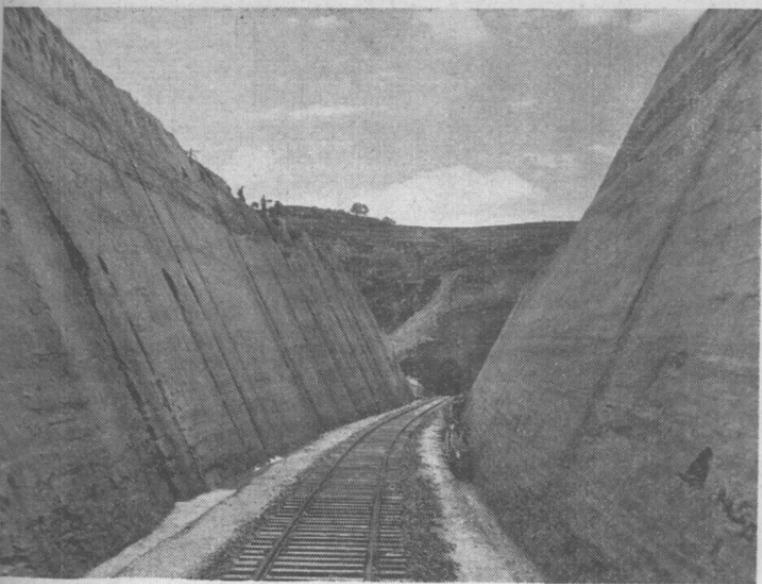
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迴頭閘深溝鋼橋的雄姿



天蘭路三大工程之一——四十號隧道
在修築中

CAD 4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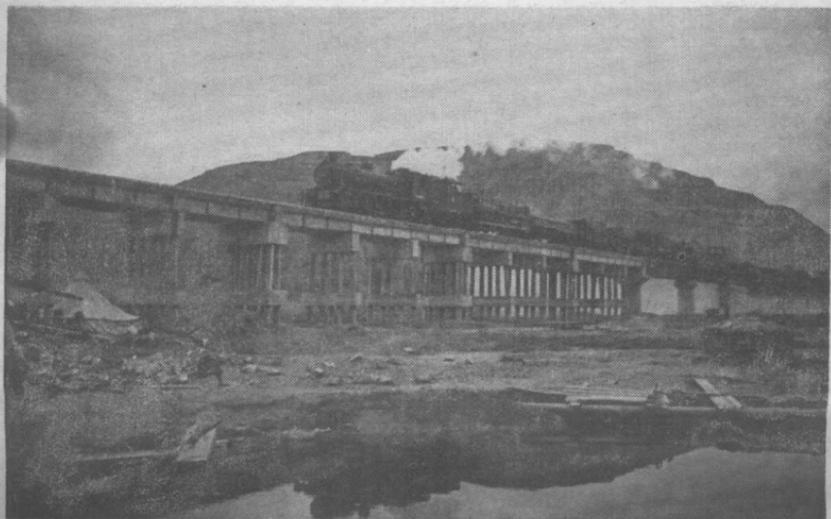


這是天蘭路最長的隧道——四十一號
隧道洞口的遠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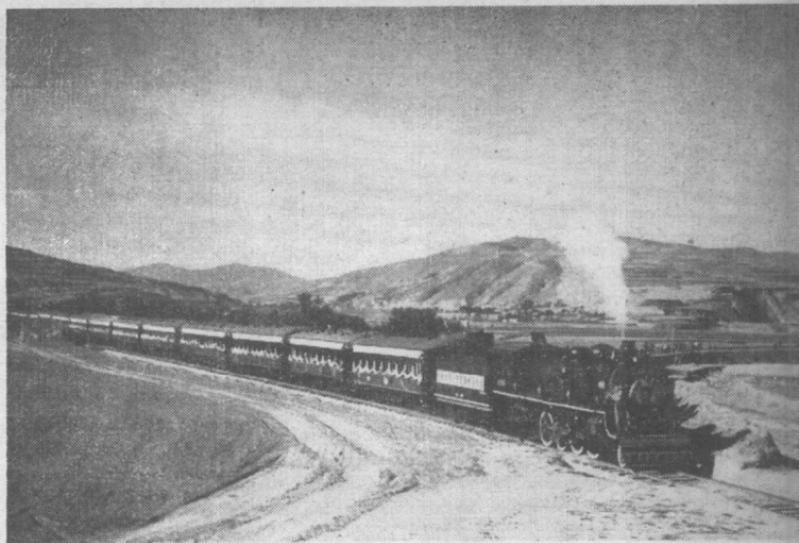
天水人民熱烈歡送開往蘭州的
第一列彩車

蘭州市西北民族學院的學員們熱烈
歡迎第一列彩車的到達



列車正滿載着建築材料，駛過
長長的大橋。

行駛在天蘭綫上的第一列彩車



一邊是陡峭的山崖，一邊是洶湧的大河，工人們就在這裏戰勝了大自然，開鑿山洞修築橋梁。

內 容 提 要

天蘭鐵路是新中國鐵道建設偉大的工程之一。本書是作者把他訪問這條鐵路時所寫的一些報導和特寫彙輯而成的。書中介紹了鐵路修建的經過和一些艱巨的工程場面；描述了工人們忘我的勞動和積極的創造精神；同時還告訴了我們：這條鐵路給西北人民和兄弟民族的經濟生活帶來的變化，和它對西北經濟建設所起的作用。從本書裏，我們可以看到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側面。

目次

到蘭州去·····	1
從地圖上談起·····	10
訪四十一號隧道·····	16
工地散記·····	24
火車到了蘭州·····	33
「給我們修的鐵路！」·····	36
大西北——祖國工業原料的寶庫·····	43
通車以後·····	47
西北鐵路交通的遠景·····	51

到蘭州去

過寶天路

七月二十八這天的早晨，我們從寶雞搭乘一列貨車出發了。

寶雞，是西北鐵路幹綫的起點。從陝西寶雞到甘肅天水的這一段，叫寶天路，再往西便是天蘭鐵路了。從寶雞起，鐵路就開始由廣闊的關中平原進入秦嶺山脈，在望不盡的叢山中蜿蜒穿行。

車站裏擠滿了滿載着洋灰枕木和鋼軌的列車。火車頭不時發出深沉有力的吼聲，拉着一串串的列車奔向西去，濃煙瀰漫在寶雞西頭的峪口上。

火車從寶雞車站開出還不到三百公尺，就走上了坡道。鐵路一直在秦嶺峽谷中沿着渭河西行，一面是澎湃的渭水激流，一面是陡峭千丈的高山。有時火車在懸崖夾道中奔馳，人坐在列車裏，只能看到一條狹窄的天空。有時眼看前面已經沒有路了，好像列車就會衝進河谷似的，可是，一個轉彎，列車又像蛇一樣地又曲折前進了。列車又像個巨大的穿山甲，穿過

一個接着一個的山洞。列車尾巴還沒有拖出這個山洞，車頭又鑽進另一個山洞了。

沿寶天綫，大都是些老年山脈，到處有呲牙咧嘴的風化石。如果聽其自然不加修整的話，碰到下雨、刮風或烈陽的照射，風化石就會像雪崩一樣塌落下來。石角稜稜的隧道，險峻的山峯，好像搖搖欲墜的巨石，從山上流瀉下來的泥沙堆，狹窄如帶的天空，黃色的急流的渭河，以及在隧道裏、山峯上和渭河邊繼續戰鬥着的工人們……一幕又一幕地從我們眼前閃過。這一切景色使我們回想到當年修築這條鐵路的情況，工人們在當時那樣的條件下，花費了十年的功夫，在這長達一百五十三公里的路綫上，炸開了一百二十多個山洞，架起了一百一十多座橋梁。這些山洞的長度竟達三十公里。這種巨大的勞績是不能不令人深深感到驚佩的。

修建這條路的時候，國民黨反動派大肆貪污中飽，沿綫工程大多偷工減料。彎道，坡度，橋梁，涵洞，隧道多半不合標準，應有的設備也不完全，加上地形地質又非常複雜。這樣，這條鐵路變成全國鐵路中質量最壞的一條。據說從一九四五年通車到一九四九年，實際通車日期不到一年，平均每年要塌坍五十萬土方，砸壞了好多車輛和旅客。無怪過去流行着這樣的歌謠：「寶天路，瞎胡鬧，不是坍方就掉道，什麼時候開車，站長不知道。」

但是寶天路是西北唯一的連接天蘭路和全國其他鐵路的重要鐵路幹綫。如果不改造寶天路，就會影響天蘭路蘭新路的修建。所以解放以後，人民政府非常重視寶天路的改修問題，

每年都有大量的投資，決心在三五年內徹底改造寶天路。一九五〇年曾有幾萬解放軍參加了這兒改修鐵路的鬥爭。

寶天路上，人煙非常稀少，沿途三十多里以內，沒有城鎮，最大的村莊也不過百十戶人家。但是我們經過時，常常看見一幢幢整齊的新房子點綴在荒僻的山野之中，十分顯眼。問起來，才知道都是在這兒修路的野戰軍修的，現在裏面住着修寶天路的鐵路員工。同行的一位工程師指點着那些新屋，向我們追述那時的情景：

遠在一九五〇年的春天，中國人民解放軍駐西北的野戰部隊就向鐵道部承包下改善寶天路的土石方工程。他們初到的時候，沒有房子住，沒有工具，沒有菜吃。他們每天越過渭河峽谷，攀登聳入雲霄的秦嶺，披荆斬棘，採伐木材，蓋起幾千座整齊的房屋；又趕運了足夠的糧食，製造了筐，扁担，鋤柄和獨輪小車，開墾荒地。他們的口號是「安下心，札下根，勤勞建設大西北。」那時候在寶天沿綫的狹谷中，從山頭到山脚，到處有勤勞的指戰員們在削坡，担土，測量；他們以「削秦嶺，填渭河」的英雄氣概進行土石方工程。山谷中不時飄着他們歡樂的歌聲。這一邊唱着：「小伙子要想身體壯啊，血脈要流通，咱們的祖國要富強啊，火車要暢通。」那一邊應着：「我們是人民的子弟兵啊，打仗立過功，我們是人民的好兒女啊，生來愛勞動。打仗啊，勞動啊，樣樣都能成啊，行行都要打先鋒。」

他接着又很感動地說：「現在正當雨季，我們能夠坐火車到天水去，怎能不感激那些英雄的野戰軍呢。如果是解放前，一年中才有兩三個月通車哩。」

我們很擔心寶天路質量壞將來會影響天蘭路的運輸效率。他爽朗地笑着說：「你不用擔心。鐵道部早就計劃好了，到一九五三年，寶天路的大部襯砌和刷坡工程完成以後，砂石枋方現象就會完全消滅，列車就可暢通無阻了。將來沿綫還要改裝電氣設備，種植樹木，那時寶天路不但效率提高，而且是一條相當雄偉壯麗的鐵路了。」

從天水到蘭州

整整十六小時，列車一直穿行在秦嶺山脈和渭水的深山峽谷中，使人驚心動魄；好容易它才走完了艱險難行的寶天路。

到達天水北道埠車站時，已是夜間兩點鐘。黑暗中，看見路燈，信號燈密如繁星。火車頭的汽笛聲，列車轉動時有節奏的但是震耳的噠噠聲，嘈雜的人聲，連汽油桶的隆隆聲，所有這些聲響告訴我們，北道埠是個規模相當大的車站。

天水是西北鐵路重要的聯結點，它是天蘭鐵路的起點，寶天鐵路的終點。將來的寶成鐵路修成以後，這兒又是西北和西南鐵路交通的必經之點。天水又是隴南公路的交通中心，北

有天蘭公路通蘭州，南有公路通寶雞和廣元。

在一九四九年剛解放的時候，天水車站附近還是一片荒草地。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一排排的新建築物，可以看到許多倉庫和鐵路工廠。車站南邊新的街道已經形成了。許多旅館和客棧都開設起來了。渭河橋上設了三個交通崗哨，指揮着南來北往的載重卡車和膠皮輪大車。

車站裏一列列的貨車排在那裏，人們緊張地上上下下。到處堆滿了準備要往東邊運的貨物。從那些貨物旁邊走過，就像走進了中國藥鋪一樣，可以聞到濃烈的藥味。這些都是西北的土產藥材，有大黃，當歸，甘草等。上面標出它們要去的地方，是：西安，漢口，上海。

在車站上最引人注意的，是工友們正忙着把那排列成行的石油桶裝車東運。過去因為交通困難，西北出產的石油不容易運到各地去。現在，西北的大動脈——西北鐵路的東段雖然剛剛通車，鐵路離石油產區玉門雖然還相當遠，但是一部分石油產品就已經開始從這兒裝上火車往東運了。

因為交通方便，天水成了甘肅省南部的皮毛藥材等貨物的集散地，市面相當熱鬧。將來蘭新，寶成鐵路通車以後，天水的工商業一定會有很大的發展。

我們的目的是參觀天蘭路，所以一到天水車站就打聽負責修建天蘭路的西北鐵路幹綫工程局。我們到達的時候，路局的幹部正忙得不可開交，他們要提前完成天蘭全綫的修建任務。

聽負責的同志說，天蘭鐵路的重要工程都已完成，只剩下最後一關——蘭州附近的十里山山洞還沒有打通，正在日夜趕工。我怕趕不上看緊張的勞動場面和用機械築路的情景，急於想去蘭州。本來天蘭鐵路只剩下三十幾公里鋪軌到蘭州了，但是因為渭河漲水，渭河橋給水沖斷了，暫時停止行車，只得改乘汽車。

天蘭公路約三百六十公里，沿着六盤山的高峯，隨着山勢起伏，忽上忽下，山坡十分陡急。車行到山巔時，氣候特別寒冷。山上全是石頭和黃土，樹木少見。汽車走過時，塵土如霧。偶然可以看見三五戶土窯，附近的山坡上疏疏落落種着小米和包穀。

車行到華家嶺時，我們停下來吃飯。這兒是六盤山脈的最高峯，是天蘭公路和西蘭公路相交的三岔口。在我的想像中，應該是個相當熱鬧的地方，不料只有幾家極小的飯鋪。鎮上房子全是土堆起來的。等飯的時候，我們和飯店老闆攀談起來。據他說，從隴西到定西這一帶人民生活很苦。喝的是冬天窖下來的雪水，常年吃不上青菜。當地過去流行一句俗話：「吃的是山藥旦，燒的是驢糞蛋。」飯鋪裏賣的青菜和肉，都是從老遠地方運來的，所以菜飯都貴得很。當老闆知道我們是鐵路上的人時，便說可以打九折。他看見我們感到奇怪的神情，就連忙解釋說：「我們應該優待鐵路上的人啦！前些時我到定西去，那裏的飯鋪都燒上煤啦！再過些時煤運得多了，我們也要改燒煤啦！青菜，豬肉也會便宜下來，我們的買賣就

好做了。」他說，鐵路修到定西不久，就運來一批煤。定西的人當作稀罕物事，有的說：「哎呀，黑石頭還能燒嗎？」

繼續前進時，我們看到沿路的山坡上有許多空着的窖洞。一位曾經在部隊工作過的同志說，那些窖洞都是解放軍在追擊馬鴻逵時路過宿營挖下的。這件事使我們聯想到飯店老闆說的話。長期的封建剝削和官僚資本的掠奪，造成了生產的落後；生產越落後，剝削也表現得格外殘酷。這是過去西北人民生活窮困的根本原因。可是那位老闆還以為西北人民生活苦只是由於地理環境的關係哩。

就在大西北這片廣大的土地上，我們的祖先曾經創造了無數的英雄業績。西安曾經做過十三個朝代的都城。直到現在，我們還能從「阿房宮賦」中想像出秦代勞動人民創造力量的偉大和當時所達到的文化成就。沿着西蘭公路經過六盤山，再往西去，經過河西走廊，直到新疆，原來有條古代交通大道，這是遠在兩千多年前我國歷史上有名的外交家張騫出使西域時所開關的。古代中國和印度，波斯，古羅馬貿易往來，都得經過這條道路。漢唐時代，這條國際交通綫會盛極一時；直到十三世紀，海路開通以後，才漸漸冷落下來。我國的古代藝術寶庫敦煌莫高窟的壁畫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典藝術，它們便是魏唐宋元等時代遺留下來的藝術遺蹟。甘肅炳靈寺和天水附近麥積山的石彫，也都是有高度藝術價值的古蹟。這些藝術成

就都足以說明當時西北人民的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是相當高的。

我們在路上會看見農民使用一種農具，叫做「二牛抬槓」。它的形狀和我在敦煌壁畫展覽會一張唐代摹本上所見的一模一樣。可見在一千三百年前我們的祖先就發明了這種工具，那時我國的農業已相當發達。這種工具使用到現在，並沒有什麼變化。這典型地說明了中國長期封建社會造成的生產力停滯的狀態。

那晚我們宿在距蘭州只七十公里的甘草店。這兒原來也是個十分苦寒的小城鎮，被當地人稱作「乾草店」；可是從火車通到這兒以後，就完全變了樣。麵粉，布疋很快運到了，城裏的合作社開設起來了，通往火車站的馬路也開闢出來了。火車站附近，漫山遍野地搭着鐵路工人的帳篷。發電機日夜不停地嘩嘩作響。一到夜間，照耀着趕夜工的汽燈，電燈，一片輝煌。

漸近蘭州的時候，和華家嶺一帶的景象就不同了。樹木顯著地多起來了，這裏一叢，那裏一叢，綠鬱鬱的，還有掃地的垂柳。地裏躺着發亮的小溪溝，泉水緩緩地流動。黃河的水也被水車引上來灌田，好些地裏剛灌過水，着潮的土色顯得深些。地裏種的大多是西瓜和蔬菜。據說，大辣椒一個約有四兩重；大的甘藍一個就有五十斤，一個毛驢只能駝兩個。蘭州城內城外，還有好些果木林，果木林上有傘形的撐架，遠看去像是許多無綫電台。別人告訴